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682919

10位ISBN编号：7503682914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法律出版社

作者：冯永锋

页数：2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前言

进入“十一五”，尤其进入2007年之后，中国开始加紧“节能减排”。可实际上，衡量一个国家环境现状的标志，光看地表水减轻多少COD（化学需氧量）是浅层次的。光看空气少了多少二氧化硫也算不上“生态文明”；而要留神看“每平方公里有多少棵自然生长的大树”。

中国现在几乎没有大树，中国是个缺少大树的国家；中国今后要费极大的力气，去养育一棵又一棵的大树。

只有当中国处处大树繁茂，大树与大树互相通连，自然界处处生机盎然时，中国的环保才算缓过最艰难的窒息期。

帝都的伤害力 在人类意识到自然界之时，任何一片大地上原本都有树，都有成片的大树。这些大树是地球真正的主人。

它们很自然地与地球表面的各种动植物、空气、溪水、岩石、土壤结合在一起。

中国地域宽广，在进入20世纪之前，破坏自然界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集权社会的统治阶层，帝王家族、公卿士大夫等官僚阶层、商业富裕群体，他们盖中国最奢华的房子，他们修中国最高大的陵墓；官吏模仿皇帝，只是规模小一些；富商们也利用毕生的钱财给家族建设一座可供上千人居住的大屋。这些房子都需要数量极其巨大的原木，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专制社会，统治者和富裕者数量不算多，家族和集团的穷奢极欲，战争的肆意破坏，自然界都还能承受，局部地区出现恶化，很有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复壮。

但如果一个地方被人持续地砍伐，那么这个地方会成为最早的没有大树的地方。

中国的古都周围，原先都是生态上佳之地，后来都趋向为生态恶化的地方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宋朝之前最重要的都城长安，不仅夺走了周围的大树，而且砍光了陇东、渭河、秦岭一带的大树。

还可以用北京旁边的永定河流域来做例子。

北京自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，都算得上是政权的中心。

这个地方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心之后，皇帝和他的家族、臣子们为了支撑一个城市的格局，往往就地取材，从永定河中上游陡直的军都山上砍伐大树。

在永定河卢沟桥边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里，人们可以看到“永定河漂木图”这样的绘画，显示了当年砍树、运树的盛况。

高强度的砍伐之后，永定河生态持续恶化，水灾越来越频繁，到清朝时，每三年就要爆发一次大水灾，成为中国仅次于黄河的为患河流。

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4年官厅水库修成，拦截了永定河的来水之后。

现在，永定河两岸，北京在努力抚育它的树木，但是，你只能看到低矮瘦小的树木，要看到繁多的天然大树，需要等上几百年之后。

替换大树的“文明” 陕西人把西安、咸阳、铜川、渭南一带，称为“关中”，让其与陕南山地、陕北黄土高原区分开来。

这片区域有“八百里秦川”，是中国先秦到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因此，也是当地经济的持续耕作区和“生态高受害区”，平原农业耕作对生态的压迫能力非常强大。

这片区域与华北平原一样，你能看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，极少给生态预留一些喘气的空闲。

这里当然也有树，但都是田间护林带、公路防护林以及村庄前后插缝生长着的一些破碎的天然树木。

这些树主要是人类栽种的，品种主要是杨树。

树种单一、种植得横平竖直、易受病虫害“照顾”。

身体瘦弱矮小，一成材就被伐倒。

路过这些地方的人们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，成天都能看到树，但只能是少数的几种树，而且只能看到小树。

大树都被替换了，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找到砍伐大树的罪证。

人们不仅把原本是树的地方给建上房子，修上道路，而且随着城市欲望的膨胀，拓宽道路时，往往砍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去在路边已经站立了几十年，给城市居民提供难得荫庇的大树——比起天然山水中的大树来，它们不怎么强大，但在城市建设者的眼中，这些树已经成为碍事者，需要砍倒，连根挖出，清理干净，再在它们的旁边，种上一些刚刚成长三四年的幼苗。

中国的林业资源控制部门过去主要的精力是“发展林产经济”，这也许是他们至今没有把名字改为“国家生物资源局”的重要原因。

2002年前后，国家林业局把职能转化为“生态保护”，但“植树造林”、“发展速生丰产林”、“发展森工产业”仍旧是他们的重要工作。

因此，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林业局的干部，把一大片天然山，鉴定为“荒山”，把一大片长势良好的天然林，指认为“低效林”、“残次林”，鼓动、默许社会力量将其砍伐，种上整齐划一的杉树、松树、桉树，等等。

中国人砍了几十年的树，也种了几十年的树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上升，但中国的生态效益却可能在下降。

这样做的后果是，每替换掉一片“宜林荒山”，都让人们丧失一片看到大树的地块。

丘陵悲歌 中国当然有一大片的地方属于山地丘陵，比如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四川的许多地方，有些地方甚至是崇山峻岭，比如横断山系，交通困难给了天然林大树们暂时的保护。

但也没有挡住国有森工集团的斧头和锯子五十胛的高歌猛进。

中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，在无数的斧头、油锯的帮助下，已经看不到几棵大树，人们能看到的只是“树毛子”，这些树要想长成过去的模样，至少需要上千年。

中国西南部，如果不是因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，也许现在所有的大树都已经被砍个精光。

新种下的树，要想长成点模样，至少也需要上千年。

陕西宝鸡旁边的秦岭，森林覆盖面至少往山上后退了150米，这是导致当地地表水日益稀少、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；另外，农民生活取暖烧柴消耗，“开山种田”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农民，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树。

农民与城市居民、商人、军人最大的不同，就在于他们的劳动获得现金收入的风险要大得多，他们种了一年的麦子，即使收成很好，也不等于生活安定——粮食除了喂饱肚子，无法带给他们更多的现金收益。

而他们的生活，尤其是子女教育、老人生病，都需要现金来支付。

当农田的种植无法带来足够的现金收益时，农民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放到了山上。

虽然在中国，农田归农业部管，山地归林业局管，但对一个农民来说，山地与田地并没有太多的区别，而且山地的种植物更容易获得相对可靠的、数量稍多的现金收入。

因此，中国几乎所有的丘陵地带，都在开发山地，都在替换大树，替换天然林。

从山脚一直砍伐、烧炼、开挖、种植到山顶。

农民以极大的热情砍去山上原本的天然林，种上果树、杉树、药材、毛竹、橡胶等。

他们把这些经济林木的出产物采摘、割取下来之后，销售给各类农产品深加工公司，成为这些公司的原料零散供应户。

同时，一些新型的造林股份公司、砍树集团军，也开始盯上了山地，他们通过种种手段，把成千上万亩的山地“承包”下来，然后将里面的所有大树、小树、天然树都砍光烧尽，种上品种单一的各类经济林木，再给这些树施肥、除草、杀虫，以帮助其以绝对的优势生长。

不同的商业目的会种不同的树，快一些的，五六年就会被收割一次，慢一些的，二十年左右也会被砍走。

这种以种植草本作物的思维种植木本作物，以经营田地的思维经营山地的浪潮，正在席卷全中国。

其直接结果，是中国的天然林树在一天天消失。

中国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家，只有极少数的大树残存在自然保护区里。

自然界如何“传宗接代”？

一片区域，有人类之前，只需要传承自然记忆；有了人类之后，就有了两种记忆需要传承：一是自然界的记忆；二是人类的记忆。

自然界的记忆比人类要久远，要深厚，要沉默，要无私，自然界的每一个物质都是其载体。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而大树，大概可以被视为是载体的“旗舰物种”。

可惜的是，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。

出于自私的心理，人类很珍惜自己的共同记忆，沉迷于人类的历史的泥潭中妄自尊大，无法自拔。

在中国，历史一直是最被各个朝代重视的技术和学问。

而科技和自然则一直处在人类视野的边缘，处在人类意识的模糊地带。

古代所有的帝王都有记录朝廷历史的专门官员，一个新朝代一旦定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上一朝代的历史。

普通人也像重视传宗接代一样重视家族的家谱。

可就是如此注重传承记忆的中国人，却忘记了自然界也需要自己的历史，忘记了只有大树，只有足够多的大树，自然历史的记录和传承才有可信任的载体。

大树一旦被砍断，被铲除，自然界的记忆就中断了。

而中国的自然界，处处都可看到这些珍贵的“传承载体”被人为中断的现象。

让人悲伤。

有绿化不等于有树，有树不等于有森林，有森林不等于有大树，有“深山老林”才有大树。

中国1998年出台的“天然林保护”政策，以及随之出台的“退耕还林”政策，大概是对几千年来毫无顾忌地砍伐大树行为的唯一修正力量。

这些政策受到了所有明智之士的欢迎和支持。

但养育大树需要耐心，养育大树需要充分理解“成片的天然大树需要在人类什么样的目光下生长”。

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耐心，人们眼睛里闪烁着“砍大种小”、“砍天然林种经济林”的冲动。

因为，中国现在的每一个人，都希望通过倒卖身边的资源获得财富，而大树与森林，天然林以及林下的土地，是许多人眼中很容易开发的“资源”。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一本忧伤的书，作者给我们讲了七八个故事。无论是井冈山还是长白山，无论是海南长臂猿还是大熊猫，无论是云南玉狮场还是福建傅竹村，无论是“偏执的城市”还是“没有灵魂的城市”，无论是林权改革还是水电狂想，作者所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悲剧性，作者揭示的每一个现象都让人警惕和思考。

本书也是一本尖刻的书，它怀疑中国一些意愿良好的行为方式可能将给自然界带来深重灾难。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持续上升，生态效益却在持续下降；中国表面上有了更多的森林，但森林却在成为空林、单一林、纯林、只为经济效益而活着的林。

本书更是一本观点新颖的书，作者认为，中国是一个没有大树的国家，大树的平均拥有量、在自然界中存活的美好度，是衡量一个国家自然保护成果的唯一标志。

本书在春天时出版，作者借这个全民植树季节，大声疾呼：不要再去盲目种树了，如果你有钱，如果你有精力，如果你有保护自然的美好愿望，就先去保护那些脆弱的、易碎的天然林吧。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作者简介

冯永锋，1971年出生于福建北部山村，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，1990年—1991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，1991年—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。

1995年—1998年在西藏日报工作，1998年至今在光明日报科技部工作。

作者曾写过《拯救云南》、《不要指责环保局长》、《环保——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》。长篇环保报告文学《没有大树的国家》是他的第四部专门写给大众看的时代环保忧思录。提醒公众，天然林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，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保护能力的唯一指标。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书籍目录

与路人谈大树导读：为什么没有大树代序：鼠兔与农民一、元气篇：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福建省灾难频发二、血液篇：红色旅游圣地井冈山的“绿色困境”三、同胞篇：长白空林，长白空水四、兄弟篇：海南热带雨林在凯歌中消亡五、姐妹篇：云南正走向物种单一之路六、骨肉篇：四川大熊猫仍旧有人在猎杀七、肺腑篇：还有几座城市有灵魂？
八、本性篇：人类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凶恶的物种后记：“第三轮土改”可能让天然林破坏合法化附：“留住美好大树”倡议书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章节摘录

一、彻底变“纯”的家乡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那是哪一年。这个世界有人记性很好，有人脑子混乱一片；有人道德严明，有人毫无廉耻。现在走到街上，甚至已经分不清人的脸孔；刚刚认识的人，换个场景就忘记了此人的身份地位。好在男女还有性别上的差异，这道鸿沟的作用让我不至于把他当成她。

但是在一个售票员眼中，一个男乘客与一个女乘客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，不会因为她是女性或者他是男性就少交票钱或多付路费。

他甚至不用抬头分辨，只需要知道上来的这个活物要去的地方，然后脑子里迅速闪出票价，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即可。

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性别状态，尤其人作为经济动物出现的时候。

资源在绝大多数时间也处于无“道德”状态，尤其在资源被人当成谋利的道具进行倒卖和倒买的时候。

人们不在乎自己为一件东西付出了什么代价，也不在乎自己为买某件东西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

也许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个自然，一个是经济动物人类眼中的自然，一个是自然物种人类眼中的自然。

从古到今，都是经济动物人类，胜过自然物种人类。

因此，人类一直在强迫自然，像工厂那样，呈现出准军事化、逻辑化、秩序化、商品化的状态。

那是一九八几年呢？

我真是想不起来了，大概是1986年吧，有那么一天，是周末，我从寄宿的中学回来，弟弟从寄宿的小学回来，我们一起在村子外放猪。

母猪这次又给我们家生了十三只小猪，我们都很高兴。

弟弟消息比我灵通，他指着远处的深山说，它已经被五个人包下来了，马上就要开始采伐，我们村子里，将再也没有杂木林了。

这些树要被砍下来，锯成段，然后用拖拉机运到乡里开的胶合板厂里，打成碎末，然后重新粘合，做成胶合板，卖给建材店。

我们当时很生气，两人商量着要给省长、国家领导人写信，控告村里人的毁林行为。

虽然，五个人中，有一个人是我父亲，有一个人是我伯伯。

然而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

或者说，我们什么也没做，气愤了一通，又接着上学去了。

过几天就开始修路了。

路一修好，附近几个村子所有的拖拉机都被征集，浙江、江西农村来的“客佬”，以及本地愿意靠干苦力挣现金的人，手持锐利的斧头，启动便利的油锯，搭帐篷或者在村子里租房，进山砍树。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拥有1.75亿公顷森林的中国为什么是个没有“大树”的国家?环保作家冯永锋在书给我们讲了七八个故事,每个故事都是他环保苦旅中的所思所观所想,读来让人着急,也让人忧伤。

——绿茶 新京报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编辑推荐

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朝阳、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等联合推荐。

二十一世纪中国版的《寂静的春天》，中国环保创作史上的《文化苦旅》。

中国现在几乎没有大树，中国是个缺少大树的国家、只有当中国处处大树繁茂，大树与大树互相通联，自然界处处生机盎然，中国的环保才算缓过最艰难的窒息期。

中国作家协会2006年的总结报告中，第一次提到了“环境文学”的成就。

小冯是我的师弟，希望他在中国环境文学史上能写上浓重的一笔。

——著名环保作家 徐刚 中国山不像山，水不像水，是因为人不像人。

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不可能保护环境，一个不热爱自然的民族也不可能搞好发展。

冯永锋的这本书，很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。

——著名环保人士、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 廖晓义 是冯永锋引诱我走进了普米族人居住的大山，是这座大山里的普米人让我对大树有了新的认识，这些新的认识将督促我让更多的朋友和我一起，为留住我们这个地球上更多大山里更多的大树做自己能做的事。

——著名环保人士，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 汪永晨 2008年，搜狐发布“绿色选择”战略。

搜狐一直在帮助奥运“圣火”传递；冯永锋们一直在宣传的“生态保护精神”，也是中华民族的“圣火”，搜狐愿意全力传递。

——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朝阳 环境保护在中国是最艰难的事业。

倡导环境保护的人和从事自然保护的人，大概都属于“濒危物种”。

皇明太阳能集团愿意与他们一起作战。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 黄鸣

<<没有大树的国家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